



## 新版柳子戏《江姐》震撼了观众

# 重回热血年代,又见红岩青春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张九龙 贺照阳 韩小梅  
摄影 刘宇  
实习生 于喆

历时两个多月的紧张排练,4月29日、30日晚,柳子戏《江姐》在济南梨园大戏院正式首演,与广大观众见面。该戏由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出品,山东省柳子戏艺术保护传承中心(山东省柳子剧团)创排,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传承红色文化,致敬革命英雄。

柳子戏《江姐》是根据重庆歌乐山渣滓洞监狱烈士的事迹改编的真实故事。1964年,由空军政治部歌剧团创作,阎肃编剧的歌剧《江姐》在全国公演,这部歌剧一经问世,便引起了巨大轰动,并演绎出多种戏剧、影视作品版本。

柳子戏与《江姐》有

着深厚的历史渊源。1965年,山东省柳子剧团根据阎肃编剧的剧本,结合柳子戏特色,创新推出了柳子戏版《江姐》,演出100多场,迈出了柳子戏演绎现代戏和红色经典的重要一步。2005年,该团对柳子戏《江姐》进行复排,除各地巡演以外,还曾在央视戏曲频道连续播出,在全国引发广泛关注,提升了柳子戏的美誉度。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2021年该团全力创排新版柳子戏《江姐》,赋予红色经典新的时代气息。“这部戏努力减少程式化、脸谱化的东西,突出人物的成长性,大家可以看到江姐在革命道路上成长、成熟的一条

完整心路历程。她是鲜活的,是一个我们都能真真正正感觉到的江姐。”山东省柳子戏艺术保护传承中心主任、山东省柳子剧团团长李贝表示。

新版柳子戏《江姐》导演徐伟介绍,在创排过程中,该戏始终坚持三个原则:把握传统戏曲艺术本体不走样,抓住柳子戏剧种特色不偏离,为经典注入当代意识。“我们重塑英雄,是为了笃定那份不忘初心的坚守;我们重拾经典,是为了寻找那份向死而生的信

念。守得云开才见月明,拨开迷雾方明前路,有坚守才知生之意义,有信念方能斩棘披荆。这正是我想和当代年轻人分享的东西。”

在演出现场,这部红色经典不断打动着观众,掌声经久不息。演出结束后,观众们迟迟不

愿离席,演员们谢幕两次后观众才离开。“我觉得这部戏是非常经典、非常成功的改编,把经典的红色故事和山东地方戏曲融合在一起,再加上新颖的舞台效果,看了感觉很震撼,现场观众的掌声应该也说明了这一点。”专程带着孩子来看柳子戏《江姐》的观众孙灵因说。

柳子戏又名弦子戏,亦称北调子,是中国戏曲古老声腔之一,是在元、明以来“弦索”系统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多声腔的曲牌体剧种,距今已有近600年历史。我国戏曲史上曾有“南昆、北弋、东柳、西梆”四大古老剧种的记载,“东柳”即指山东柳子戏。柳子戏历史悠久,传统丰富,2006年柳子戏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 永远的东柳,不老的江姐

幸有东柳六百曲,几度春风伴《江姐》。柳子戏这一拥有600余年历史的古老剧种,在塑造江姐这一现代革命女性形象时,会迸发出怎样的艺术火花?优美动听的唱腔,充满激情的表演,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红色经典的当代表达,新版柳子戏《江姐》让现场观众有机会再次走近江姐,感受她为追求革命理想慷慨就义的高尚情怀,也让观众再次领略到了现代柳子戏独特的艺术魅力。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黄体军

### 夯实人物成长合理性 塑造可敬可爱江姐形象

对《江姐》一剧来说,江姐的形象能否立得住,无疑是全剧的关键。江姐作为一个英雄早已为大家所熟知,英雄人物可敬往住是思想认识层面的问题,而是否可亲可爱则更多是情感方面的问题。只有可亲可爱,让观众打心眼里亲近江姐、爱江姐,才有可能让“这一个”江姐的形象真正立在舞台上,并留在大家心中。所以,无论演员还是观众,在演出和观赏过程中,面前都有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这一个”江姐,我愿把她当亲人吗?我爱她吗?

关键问题是,能否找到与普通观众情感的共鸣?哪些感情才会让观众感到江姐是可亲可爱的?

在此,让我们不妨回顾一下江姐在剧中的情感线路,这条线路非常鲜明:从她刚出场时,对即将去华蓥山与丈夫彭松涛一起为革命工作充满憧憬与期待;在孙明霞来送别江姐、提到孩子时,她作为一个母亲、一个女人表现出柔情;当看到城门上已经牺牲的爱人彭松涛时,她的悲痛和坚强;在点破丈夫牺牲这层“窗户纸”,与双枪老太婆交心时,她作为晚辈在长辈面前

的脆弱;面对甫志高的叛变,她冷静分析,沉着斡旋;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她不为所动,痛斥叛徒反动派;为了坚守心中的理想,她慷慨就义,生命永远定格在29岁这样一个风华正茂的年龄;临终前,作为年轻的母亲,她最牵挂的是年幼的孩子,希望孩子长大后继承自己的遗志……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的江姐不但是一个英雄,也是一个女人、妻子和母亲。爱情、亲情,这些最基本最古老的情感,都是江姐在成长过程中要经历的,也是最能触动观众泪点,与观众产生共鸣的最柔软的点。

柳子戏《江姐》相当成功地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可敬又可亲可爱的江姐形象,一个青春美丽、充满光彩,永远活在人们心中的江姐。这样的江姐是有血有肉的,是观众乐意认可的。

此次人物塑造,导演徐伟充分发挥了他话剧科班出身的专业优势。他告诉记者,此次《江姐》创排的秘诀,关键是遵循“以人为本”,回到人物,回到情感;通过进一步挖掘剧本,找到并夯实人物成长的合理性;英雄并不天生就是英雄,每个英雄都有一个成长的过程,江姐何尝不是如此?“全剧从3月初开排后,光坐排,帮助演员分析人物,厘清人物性格和情感发展的逻辑,就用了一周多的时间。”

同样值得肯定的还有此次江

姐的扮演者、柳子剧团优秀青年演员刘海霞。32岁的她与剧中江姐年龄接近,又同为妻子和母亲,想必她对演绎江姐这一角色会有相当的体悟。

在我印象中,作为剧团的当家青衣,刘海霞大多演的是传统戏中的青年妇女,尽管演过《白毛女》中的白毛女,但只是折子戏,而且白毛女的形象和情感与江姐是两个不同的类型。从传统戏的青年妇女形象到江姐这一胸怀崇高理想、充满阳刚之气,刚中有柔的现代革命女性形象,对刘海霞来说无疑是一次“蝶变”过程,无论是思想情感,还是演唱和人物塑造,挑战和收获都是巨大的。她的舒展流畅、亮丽动听的唱腔,张弛有度、声情并茂的表演,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崭新面目的刘海霞。

除江姐一角外,其他扮演双枪老太婆、杨二嫂、蓝胡子、华为、孙明霞、老陈、彭松涛、甫志高、沈养斋、唐贵山等人物的演员也各有精彩的表演,展示了良好的功底。观众有理由期待,这些演员将会以更饱满的情感,让江姐及全剧人物以更大的气场立在舞台上,演出“满台激情”,更好地点燃台上台下的共鸣之火。

### “戴着镣铐跳舞” 成就“最硬核”现代柳子戏

新版柳子戏《柳子戏》变化不

少:将全剧从原来的两个半小时压缩至两个小时左右,以适应当下观众观剧心理习惯,努力与青年观众作理想与信念的分享,吸收话剧塑造人物的手法,中西结合的配器,弱化物理空间,突出心理空间,从而最大限度地把舞台留给演员,回归传统戏曲“本体写意性”的原则,富于戏剧性的歌舞场面……导演徐伟把这次创排,形象地比喻为“戴着镣铐跳舞”。

既要把握柳子戏剧种特色不偏离,让人们听到原汁原味的柳子戏,又要为经典注入当代意识,符合时代审美需求,让老曲牌做出新的表达,无异于是“戴着镣铐跳舞”。

音乐是一个剧种的灵魂。柳子戏《江姐》音乐和唱腔给人的一个突出印象是好听,别有韵味。贯穿全剧的主题曲《红梅赞》,第二场的《寒风扑面卷冰霜》、第六场的《春蚕到死丝不断》、第七场的《绣红旗》《不要用哭声告别》……这些唱段脍炙人口,让人百听不厌,符合“好戏有便于传唱的好唱段”的特点。

那么柳子戏作为一个曲牌体剧种,它的600多支曲牌在为创作者们提供丰富的音乐资源的同时,会不会因为曲牌众多,难以选择,从而给创作带来“幸福的烦恼”呢?

剧组音乐负责人张国栋告诉

记者,柳子戏《江姐》全剧十几个重要唱段综合运用了柳子戏的柳子、青阳、山坡羊、高腔、黄乐调、清江引、十样景、序子、赞子、占等十几个曲牌。

在戏中,黄乐调的旋律多次重复出现,这个曲牌旋律优美动听,也适于表现现代生活气息,老一辈作曲家就把此曲提炼出来作为全剧的基调音乐运用。

“选择曲牌关键是要根据新时代观众的审美需求,适当吸收时代音调加以融化,把最传统的老曲牌拿出来再造,不断增添新的音乐元素,突破原有的唱词结构、字位安排的唱词局限性,让音乐风格焕然一新,即所谓‘老曲牌新唱新表达’,但这一切的前提是音乐唱腔必须契合剧本的主题思想和人物的心理变化。”张国栋说。

正如山东省柳子戏艺术保护传承中心主任、山东省柳子剧团团长李贝所言,此次新版柳子戏《江姐》的成功演出,对于该团来说,不仅是一次实力和水平的展示,也为剧团将来创作更多现代戏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自信。“我们会一手抓传统经典剧目的保护传承,一手抓现代戏创作,争取创作出更多符合新的时代特色的现代戏,让这一古老的剧种不断焕发出新的青春的光彩。”